

慈雲法語之六——痛念死無常

回歸涅槃岸 劉素雲老師主講 (第六集) 2017/4/
21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檔名：56-203-0006

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彌陀佛。大家請坐。今天是我來香港講的第六節課。這節課和大家交流的題目是「痛念死無常，回歸涅槃岸」。

大家一聽，今天老師講的和死有關係。有很多人都非常忌諱這個字，忌諱歸忌諱，但是我們又誰都逃脫不掉這個字。今天咱們就把這個字比較透徹的跟大家講一講，為什麼？因為有人一提到這個死字，就毛骨悚然，驚恐萬分，不知所措。今天咱們就要幫助大家，把這三個問題往下放一放，不要驚慌失措，也不要驚恐萬分，更不能不知所措，怎麼樣來看待這個死。所以今天，我就按照我現在準備的這個順序，跟同修們交流一下。

第一個問題，我想談一談關於對死的認識。因為什麼？因為大家對這個「死」字不認識，或者認識不明確，才產生這種恐慌的情緒。如果我們對這個死有了明確的認識，我們就不害怕了。我先說說我自己對死亡認識的這個經歷，我是怎麼樣一步一步提升起來的。我坦誠的告訴大家，在沒有明確認識這個「死」之前，我也怕死，我也對死很恐懼。但是後來可能有這個因緣，就這個問題我就解決了。因此我要用我的切身經歷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

我對這個死的認識是始於一九九八年。一九九八年之前，你要說我不怕死，那是我騙你們。一九九八年之後，對這個死字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，只是淺層次的。那是什麼因緣？就是那一年我得到了一本書，叫《西藏生死書》，挺厚的一本書，是一位叫仁波切的大德寫的。因為文化的差異，和他這個語言的關係，這部書我看得

是囫圇吞棗，沒完全看明白，因為他的語言和我們漢地的語言不一樣。沒完全看明白，但是我也有所收穫。他這本書裡重點講了兩個字，一個字是生，一個字就是死，它這一本厚厚的書，實際就講了生和死兩個字。可能我和這個死字有緣，這本書我看完了之後，那個生我沒怎麼看懂，我把這個死看明白了，可能這就是給我奠定一個不懼怕死亡的基礎。這是一九九八年看的這本書。

一九九九年，我紅斑狼瘡病總爆發。我為什麼說它總爆發？我沒說我得了這個病，因為我覺得這個病，它不是說瞬間、幾天之內就得的，它是一個日積月累的過程。後來回想起來，一九九九年這個病總爆發，實際一九九六年、一九九七年、一九九八年，我已經感到身體的不適了，不舒服了，但是我就是能扛能挺，一次也沒去過醫院。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得了什麼病，只是不舒服而已。後來發展到嚴重的時候，就是滿臉長斑，滿頭長斑，沒有幾根頭髮，外貌已經醜陋不堪了，我仍然扛著挺著，沒有去看過病。所以我告訴大家，這個病是怎麼得的？我以我的經歷或者是經驗告訴大家，希望你們受到一點啟迪。這個得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心情壓抑，長期鬱悶。這是我自己的總結。因為從一九九六年開始，我遇到了一些我難以逾越的難題，而這些個難題我又無處訴說，就是憋在心裡，後來我為什麼說我心裡有十萬個為什麼，因為沒人給我解答，就這樣抑鬱成疾。我過去不知道有憂鬱症這個詞，後來我病好了以後我才知道。

實際一九九六年到一九九九年，我這個病爆發之前，我已經得了憂鬱症，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。別人也不知道，也沒把我當成一個憂鬱症患者。為什麼？因為當時工作量太大了，壓力也太大了。國家成立國家減負辦，就是減輕企業負擔辦公室，省裡成立了省減負辦，我們的主管領導，就把我推到了省減負辦主任這個位置。

因為這項工作是新的，一切從頭開始，而且這個業務又不是我們經貿委的業務，它主要是物價的業務，財政的業務，這樣就是我們經貿委是這項工作的牽頭單位。所以大家可以想，我這個減負辦主任，官不大，責任非常重大，任務量非常大，就是這樣。我上班，整個腦袋的這個弦是繃得緊緊的，就是工作、工作，材料、材料，往省裡報的材料，往國家報的材料，那一天都不可以耽誤的。所以在班上就是這麼緊張的忙碌，回家之後，我想家庭是一個溫暖的港灣，我可以緩衝一下，休息休息，把這個弦放鬆一下。但是事與願違，我回到家裡以後，這根弦繃得可能比上班繃得更緊，所以我沒有緩衝的機會。這樣連續幾年，就導致我得了憂鬱症，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說，遇到什麼天大的事，不要著急，不要上火，不要生氣，特別特別注意不要發脾氣，一發脾氣，就讓你那個病積累得愈來愈多，愈來愈快。這是我切身的體會。我在這裡說出來，也是對大家的一種忠告。你想想，你想不通，你得病了，誰代替你遭罪受苦？還不得你自己！誰也代替不了。我們要變得聰明一些、智慧一些，別傻傻的折磨自己。本來一切事情都是假相，你幹嘛要把那個假相當成真的，人家別人那邊樂呵呵的，你這面苦苦的折磨自己，你犯得著嗎？有啥想不通的？我想，當你把這個問題搞清楚之後，你得病的機率會大大的降低的。

一九九九年，我這個紅斑狼瘡病總爆發之後，當時病情非常危急。我去醫院看病的第一天，還沒等穩穩的坐在醫生對面的椅子上，醫生抬頭一瞅，就告訴我，系統性紅斑狼瘡已經到了晚期，就是隨時隨地面臨死亡。這就是我第一次看病，醫生給我的警告。因為當時醫生想直接把我扣下住院，我說不行，我還有工作沒交代，所以那次醫生給我起了個名，說妳是拼命三郎，妳是要命還是要工作

？如果妳命都沒了，妳還幹什麼工作？我說既然在這個位置上，就要擔起這個責任，我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。

我聽到醫生說我隨時面臨死亡，按照常規應該是心頭一震，這個一震是代表害怕，我要死了，我活不長了，是不是？正常的應該是這個吧。我當時和這個不一樣，我是心頭暗暗竊喜，這個竊就是盜竊那個竊，偷偷的，喜就是歡喜，高興。同修們可能說，妳劉老師真是另類，人家聽說要死了都怕得要命，妳聽妳要死了，完了還偷偷的高興。為什麼？因為那時候我不是現在的心態，我現在想明白了，我跳出那個圈圈了，我沒有煩惱了，那個時候我煩惱多多，而且又長了這麼重的病，我一想醫生說我隨時面臨死亡，我自己心裡想的是什麼？我終於要死了，我一死百了，死了死了，我死了我什麼都不知道了，我眼睛一閉，我眼不見心不煩，我不跟你們攪和了，我也不遭這個罪了。當時竊喜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，我想逃避，我想逃脫，遠離這個紛紛雜雜不適應我的這個世界，我也不適應的這個世界，真是那樣想的。

我曾經說過，二〇〇〇年是我生命的最低谷，那已經低到最低處了，也是我生命的轉折點，都是在二〇〇〇年這一年，從二〇〇〇年開始到現在，徹底的轉變了我的人生命運。你想，生活的絕境，生命的絕境，面臨一個絕境都已經夠人嗆了，是不是？擔子就夠重了吧？我是同時面臨兩個絕境。生活的絕境我就不詳細說了，你們聽我的光碟，慢慢的會品味出來的，有些個東西不好明說，說就傷人，我不想傷任何一個人。生命的絕境，就得了這要死的病，這不就是血癌，絕症。當時我的血是什麼顏色？紅黑色的。大夫做化驗的時候都說，老太太的血和別人的血大不一樣，那就說明病重，因為醫生說，妳所有的毒都在妳血液裡流淌，每十八秒鐘，這個血液在妳的全身是周轉一周，那你說我是不是全身都是毒素？可見病

重到什麼程度了。所以在那種情況下，我才能有竊喜的那種心、那種念頭。這很正常，因為我想逃離。

也就是在這一年轉變了我人生的命運，為什麼？一是得到了會集本，二是得到了老法師講法的光碟，《無量壽經》，就這兩件事救了我一命。所以以後我一直說，師父老人家救了我的身命，給了我的慧命。對於這樣一位救我身命、給我慧命的恩師，我怎麼能不感恩戴德？怎麼能不報答師父的深恩大德？

想當年，當我面臨生活絕境和生命絕境的時候，應該這樣說，我只有死路一條。實際醫生告訴我隨時面臨死亡，現在看來是一件好事，不是一件壞事。雖然有人說，醫生當著患者的面這樣說是不講醫德的。可是對我來說，我倒十分感恩他、感激他，因為他告訴我的真話，我知道我離死不遠了。這不是絕路嗎？也正因為是絕路，那妳就沒有退路，那路就只有一條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。但是在我住院這個時候，說實在的，我還不知道念阿彌陀佛。好在不知道是什麼因緣，我住院五十七天，長了五十斤體重，讀了十二本《華嚴經》，就是帶解釋的《華嚴經》，我讀了十二本。可能是我這一生就是與佛有緣，就是佛菩薩能救我身命，救我慧命，否則的話，病得那麼重，還有什麼心思去讀經？十二本《華嚴經》厚厚的，就摞在我的床頭櫃上，每天我有一點時間，我就拿起經來讀。使那些個大夫們、護士們，都深受感動，說病得這麼重的老太太，怎麼這麼樂觀？我想因為你們告訴我真話了，我隨時面臨死亡，可能是每一天都是我人生的最後一天，那我要活一天我就好好的活著，不能把這一天浪費掉，這就是我當時的想法。

沒有了退路，倒把我逼出了一條路，就是老老實實的聽經，老老實實念佛。我出院醫生是不同意的，但是他又無可奈何，為什麼？我所有的藥物過敏，打了以後過敏的程度，是醫生們始料不及的

，他們說老太太這個過敏法，是要出人命的，所以所有的藥都停掉了。在醫院裡住院，既不能吃藥又不能打針，讓醫生怎麼給妳治？那不是給人家醫生出難題嗎？所以我就跟我的主管教授說，不給你添亂了，我明天出院，我回家。他說妳回家怎麼辦？我說回家自己治去。他說妳會治嗎？我說我回家就有辦法治了。實際當時說這些話，純屬於半開玩笑，我一個普通人，對醫學是一無所知的，我回家用什麼辦法治？但是我話真的是這樣說的。然後我就回家了。回家可能就有了轉機，因為有同修給我介紹，讓我讀《大悲咒》，我讀了半年《大悲咒》。現在看這半年《大悲咒》沒有白讀，我是每天讀一百零八遍，一百零八遍讀下來，大約是兩個半小時左右，我讀的速度應該說不快也不慢。

今天咱這個題目不說死嗎？那我就講講我死的經歷。有同學可能笑了，說劉老師，妳現在面對面和我們坐著說話，妳要說妳死的經歷，不覺得可笑嗎？不可笑，真的，我說這個話是真實的經歷。我覺得從一九九九年，我第一次住院五十七天，一直到二〇〇八年這一段時間，這一共是幾年時間？將近八、九年的時間，我一共經歷了四次死亡，我告訴你們是我經歷了四次死亡，但是經歷完了以後又過來了。

我給你們舉一個例子，就是二〇〇五年。那年我姑娘認識了她的男朋友，就是現在的丈夫，我記得是三八節那天，他倆見的第一次面，我是四月二十六號臥床不起的，這時候他倆才認識一個多月，不到兩個月。我當時的病情特別奇怪，頭一天晚上，和姑娘坐在沙發上看電視，看完電視姑娘說：媽，妳和我住一宿唄？我說這麼大了還讓我陪妳住？我姑娘說：多大了也是姑娘。我說那行。我就陪姑娘，跟她住在一個床上。第二天早晨我就起不來了，頭不能抬，抬起來就休克，哪也不疼，也不癢，沒有痛苦的感覺，就是這個

頭妳必須平躺在枕頭上，側臉都不行。不知道那是一種什麼樣的怪病。然後不吃飯，不喝水，不上衛生間。你想一個人要這三樣都不行，這個人還能活嗎？我告訴你們，我不吃飯、不喝水、不上衛生間，多長時間？半個月。絕對是真實的，我不會騙你們的。

然後這不是我姑娘認識這個男朋友嗎？上我家來，一看，說這不把老太太得餓死嗎？他就到廚房去給我做飯做菜去了。他說我姑娘不中用，媽媽都這樣了，妳看著不管，不給做吃的。我姑娘說，我媽不吃，她吃不下去。我記著我現在這個姑爺，就給我做了那個菜，色香味俱全。然後拿個小碟子裝上，拿著一雙筷子，到我跟前說，那時候他管我叫孀，因為沒結婚，他管我叫孀，拿著那個筷子夾著這個綠菜葉，送到我的嘴邊說，孀，張開嘴。這時候我是張還是不張，你說不張，人家孩子夾到妳嘴邊了，這麼哀求妳；你說張吧，我又嚥不下去，怎麼辦？還是選擇張吧，我就把嘴張開了，他把那個綠菜就放到我嘴裡。我就這麼嚼唄，實際我擱嘴裡它就是翻個，它也不嚼。我就想你快點離開我，離開我我好想個辦法。還好他轉身到廚房去了，我迅速的把這個菜葉吐到我手心裡，我擱手心裡攥著，我放在被窩裡，我就讓他知道這個菜葉我吃了。當時我就病到這種程度。

因為我只能這麼平躺著，臉不能側，那看哪？只能看天花板。再就是用眼角去瞄窗外，兩棟高樓的中間有那一片藍天。我就看著那白雲一朵一朵，從那個空隙那個藍天中飄過，因為它兩個樓離得比較近，沒有多大一塊藍天。那個白雲有大的，有小的，在我眼睛裡全是朵朵蓮花，都是白蓮花，大的是大白蓮花，小的是小白蓮花。

所以那一次你想，半個月不吃、不喝、不上衛生間，我能活過來，是不是奇蹟？我記得有一個佛友和我嘔氣，二、三年不搭理我

，因為和我嘔氣了，不搭理我。另一個佛友看我這樣，就給他打電話，說你趕快來吧，你要不來，劉大姐的最後一面，你就看不著她了。這個佛友以為他們騙他，就想讓他到我這來跟我倆講和，是不是這個意思我理解，當時這個佛友他認為他們騙他，所以他堅決不來。後來就是找他的這個佛友的兒子，到他家裡去跟他說，你再不去見我劉媽，你真的永遠見不著我劉媽了。就這樣就把這個佛友請來了。請來了以後，他進屋一看大吃一驚，唉呀媽呀，我的大姐咋變成這模樣了？因為我躺在床上，我也照不著鏡子，肯定我這面目全非了，要不怎麼他眼神是那樣的？那真是眼睛有多大就瞪多大了，這回他相信他大姐是真的了。這個時候，他就領著三個佛友我記著，就上佛堂那屋大聲的哭，一邊哭一邊喊，阿彌陀佛，你可別把我大姐接走，我們還需要她。他在那面喊，我在這屋躺著，我就說，你淨幫倒忙，你趕快喊，阿彌陀佛呀，快把我劉大姐接走吧，她要回家了。我這面是這個意思，他那面他那麼喊。

這還不說，我的一個非常好的好朋友，來我家一看我這樣，給我兒子姑娘一頓臭罵，你媽都這樣了，為什麼不送去醫院治療？兩個孩子說，我媽不去住院，我們做不了我媽的主，就這樣。我這個好朋友跟我老伴說，因為那個時候二〇〇五年，我老伴不是現在這種狀況，我這個好朋友跟我老伴說：走，你跟我上極樂寺，我說讓你請啥你就請啥。我老伴跟他去了，回來請的什麼，沒拿到我這屋讓我看，直接拿到佛堂那屋了，我只聽說請了四十九盞佛燈，是不是那個小燈泡一串一串的，我始終沒看到，請了七本《藥師經》，為什麼請了七本《藥師經》？因為他是修藥師法門的，他想請七尊藥師佛的佛像，結果沒請到，他就請了七本佛經，因為打開封頁，那就是有藥師佛的佛像，法相，所以他請了七本。擱那屋可能是一陣的舞扎，什麼叫舞扎？我們東北話，設計，這四十九盞燈也掛上

了，這七尊藥師佛也都擺上了，這香也點上了。我就聽他跟我老伴說，多少天多少天之內不要給我動，就得像這個原樣的這麼擺著。我這面聽著了，但是我沒看著他究竟擺個什麼樣子。第三天，我跟我老伴說，你過去把所有的都給我恢復成佛堂的原樣。我老伴說，我不敢得罪他，他來該跟我發脾氣了。我說他來我對付他，你按我說的辦，把佛堂恢復成原樣。就是這樣，這是佛友們是這樣。

我的親戚，我叔公公的一個兒子，我老姑婆的一個兒子，來看我。不是來看我，是為我送行來了。一進屋那眼神我能看得明白，兩個大人就是眼淚沒掉下來。出去以後跟我老伴說：哥，我嫂子這回是扛不過去了，後事都準備了嗎？因為他們是在廳裡說的，我在屋裡，我看不著，我耳朵尖，我聽得明明白白，我老伴沒回答，我回答了，我說：都準備好了，放心吧。這我的家親眷屬，是這樣來為我送行的。

還有的佛友，把裝老衣服都給我準備了，我們東北叫裝老衣服，就是人去世的時候穿的那衣服。他們怕我看見，掖著藏著的，不知往哪放，因為那也是一包。我聽他們嘀咕，我就說：別掖了，別藏了，拿來放在我的枕頭邊，到時候我自己把它穿得利利索索的，不用你們操心費力。完了他們說，怕妳知道，怕妳知道，這多犯硧硬。我說我不犯硧硬，這不很正常嗎？就是這樣。

所以二〇〇五年那一年，我經歷了一次生死的考驗。但是我考過來了，我合格了，是不是這樣？這只是我四次死亡中的一次。那你說我沒真死。為什麼我對這個死一點恐懼沒有？因為我經歷了。如果我這麼說，可能很多同修不理解。我覺得那個死亡的過程，所謂的死亡的過程，我得加個所謂兩個字，在我的心目中，我的感受中，我倒覺得：一、它很微妙，二、它很奇妙，真是這樣的，三、它很奧妙，我用三個妙來形容我的死亡經歷。

我就說說我半個月不吃、不喝、不上衛生間這一次，那個經歷你聽了以後你就想，劉老師說的那三個妙是真的。有一天就是孩子們沒在家，就我老伴自己，我就想趁沒有人我試試，我能不能起來。我就讓我老伴，我說你把我扶坐起來，慢一點。他先把我從床上扶起來了。我當時的那個脖子像什麼？像彈簧，我就覺得這個彈簧上面頂著個大腦殼，就這麼晃晃，它立不住。我就讓我老伴趕快拿他的額頭，對著我的額頭，我頂著它，給我當支撐物。然後支撐一會，我看沒休克，我說你把我扶起來，我站起來走兩步。他就把我哆哆嗦嗦扶起來了，我兩個手扶著他的兩個肩頭，我的額頭貼著他的額頭，他往後捎，我往前走，就這樣從屋裡真挪出去了，那不是走出去，那是挪出去了。然後出去以後，我想上衛生間試試，這麼長時間你說不上衛生間，我自己也覺得是個事，我說你扶我到衛生間我試試。沒等走到衛生間我就休克了，呼一下，就是瞬間那感覺，就好像一陣風似的，我呼一下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。如果我說我什麼都不知道了，也不確切，我知道什麼？就是在我呼一下過去之後，我看到的是什麼？就是重重疊疊的大山，起起伏伏，離我老遠老遠。在大山的後面，無數人在念阿彌陀佛，非常整齊宏亮。但是我看不見念佛的人，只能聽見念佛的聲音。過了一會我就過來了，我老伴說：妳醒過來了。我說：我怎麼醒過來的你知道嗎？我老伴說：是我念阿彌陀佛把妳念回來的。因為在這之前我告訴我老伴，不論遇到什麼樣的危急情況，你都不要驚慌失措，一定要念阿彌陀佛。我老伴這句話他記住了，所以當我休克的時候，他一直在念阿彌陀佛。然後我告訴他，我說：「那麼多人在大山後面，在念阿彌陀佛，我是大家念阿彌陀佛把我呼喚回來的」。我那一次，這個經歷算不算一次死亡的經歷？你說是死亡的經歷也行，你說不是死亡的經歷也行，因為妳又回來了。我跟大家說，我經歷了四次死亡的

歷鍊，所以我現在才能夠坦然的面對死亡。

我真的不隱瞞大家，我這次來跟大家交流，我確實有些不舒服，就是中樞的控制系統出來點小故障。但是你們看，雖然我不像每次來和大家交流神采飛揚，但是我精神頭還是可以的。我還是要圓滿的把這幾節課和大家交流完的。這兩天我真的，我能不說我盡可能不說，但是有些話我也不能太隱瞞。我昨天還是前天早晨，我鄭重其事的跟小刁和大雲說：「不管發生什麼樣的危急情況，妳們兩個千萬別驚慌失措，一定要沉著鎮定，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」。實際我說這個話，我心裡明白是怎麼回事。她們倆心裡明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清楚，可能有的話她們聽得懂，有的話聽不懂。我今天不想把這個事跟大家說，但是為了說明怎麼樣對待「死」這個問題，我必須得舉例子來說。如果我不舉這個例子，可能有同修說：劉老師，妳說很容易，妳一再告訴我們，要坦然面對這個死亡，那妳能做到嗎？我告訴你，我能做到。我甚至做好了在講台上往生的準備。那有什麼？是不是這樣的？所以我現在就是，用我自己的切身經歷，和我目前的切身處境，來告訴大家，不要迴避這個「死」字，也不要害怕這個死字。況且後面我還要講，我們真正的念佛人不存在死的問題，是活著回家的。我姐劉素青已經給我們做出樣子來了。我們還怕什麼？是不是這樣？

上面我談了我自己的經歷。我每次經歷這個死亡的過程，等我回來以後，我有個什麼感觸？我說了大家可能覺得好笑，這劉老師真是另類。我每次從死亡的那個邊緣回來以後，我的感覺好像，我不是經歷了死亡，我是去參加了一次佛門盛會，我是這種感覺。所以人家管我叫另類，我也承認，我有些地方確實和一般人真的不一樣，就是這樣。

我下面想剖析一下這個「死」，剖析透徹了，你們聽明白了，

最起碼讓你們那恐懼感減輕一點，我也沒白來香港，沒白來跟大家說一下今天這個題目。第一個我想說一說，死是必然的，人人都不能超越。這句話是不是真理？是真理。古往今來，誰能超越這個死字？歷代皇上都喊萬歲、萬歲、萬萬歲，哪一個萬歲了？找不出來一個吧？我說有沒有萬歲的？不是三皇五帝，大迦葉尊者能做到，三千多歲了現在，還住在雞足山，只是我們肉眼凡胎看不到而已。如果有深厚的佛緣，能夠看見大迦葉尊者。我有時候也打點妄念，我想有什麼機會我能拔出腿來，我一定去雞足山走一走看一看，我不是去旅遊去，我要拜訪拜訪大迦葉尊者，因為他是世尊的第一大弟子，將來他還是重任在身的。我舉這個例子大家知道，那我們能活到三千歲嗎？能像大迦葉一樣嗎？這個我們都達不到。活過一百多歲的，海賢老和尚一百一十二歲，這已經都是奇中之奇了。就我們現在這點小心量，這個看不慣，那個看不中，討厭這個，喜歡那個，我說你連一百歲你都活不過去，活個六、七十歲，七、八十歲，大概已經夠了。頭幾天，我的朋友不是給我買個大褂子讓我穿上嗎？因為本命年，他告訴我，妳必須得穿。我跟他說：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閻王不叫，自己去，我今年七十三。他說妳胡說，正因為今年是妳的坎，我才給妳買這大褂子。我說是我的坎，我說你認為是我的坎，我認為不是我的坎，一、我不是閻王爺那夥的，閻王爺不要我，所以閻王爺不叫我。我是阿彌陀佛那夥的，阿彌陀佛啥時候接我，我啥時候回家。所以什麼坎不坎對我來說一點不存在。那你說你要是這個心念，你還害怕什麼？今年你是坎也好不是坎也好，在我這裡不存在，是不是？我回家就是回家了。不是因為這個坎我回家了，是因為阿彌陀佛可能又要給我什麼新任務，我就提前回家了。這有什麼了不起的！

所以我告訴大家，人來到這個世間總是要死的，而且還有個規

律，怕死非死不可，我後面還有一句話，死得很慘。我為什麼一再的勸導大家不要怕死？因為我所經歷的，怕死非死不可。如果你怕死你就不死了，那我給你點讚，你真能，是不是？你一怕死你就不死了。事實上誰都做不到。為什麼我後面加一個死得很慘，這是我的親身經歷。我剛才說，我有兩個弟弟去為我送行，其中一個弟弟病重的時候，就是戀著他這個嫂子。我就是在我這些家親眷屬裡，人緣非常好，老老少少都喜歡我，我這個弟弟病重的時候，不讓他妻子在跟前，不讓他兒子女兒在跟前，一定讓這個嫂子來伺候他，所以我就去守著他。一張所謂的炕也好床也好，他那面躺著，我這面躺著坐著，面對面和他說話聊天。他就總跟我說一句話：嫂子，我怕死，我不想死。我說：明宣，嫂子要能替你死，我立馬替你死，我也不想讓你死。你說你怕到這種程度，我知道你死了以後你會上哪兒去的，弄得我心都揪揪著。我說如果我要能替，我肯定替你死，我就給他說怎麼樣對待這個死。待會告訴我：嫂子行了，我不怕死了。哎呀我這心放鬆一點。翻過身，再翻過來還這個話：嫂子我怕死，我不想死。我就坐在他對面守了他十天，十天這個死我就沒有給他解決。然後我那一次我自己病了十天，但是我沒跟他們說，後來被他們發現了，我那一次病是什麼？就是便秘，十天沒大便，後來被我小姪女發現了，說：娘啊，這可不行。趕快給我姑娘打電話，我姑娘死活要把我拉回去，媽妳哪怕回去休整三天，妳再回來照顧我三叔，就這樣硬把我拉回去了。我在家休整了三天，我這個弟弟走了，走得非常慘。就是在我這些家親眷屬裡，可以說我這個弟弟走得是最不好的。我一直是把這個事掛在心頭，有什麼機會我都要想辦法，能救他一把，搭他一把手。我跟我老伴子說：明宣是你的弟弟，你當哥哥的，你能不能救他？你不成佛，你救不了他，只有你成佛，你才能救你弟弟離開苦海。我老伴子說，就憑這一

句話，我也得好好念佛，我得作佛，我得救我弟弟。這是我親身經歷的，我自己的叔伯弟弟。你們都知道劉老師很善良、很慈悲，別人我都能救，這個弟弟我能不拼全力去救嗎？但是就因為他怕死，我救不了他。那最後走，我雖然沒送他，沒見他最後一面，我小姪女來跟我說：娘啊，我爸走咋那個樣？不是他原來的那個面目了，可嚇人了，可嚇人了。你想想，這就是怕死的結局。所以我第一個題告訴，死是必然的，誰都不能超越，你怕也不行，你怕死也得死。

第二個，死是無常的，不以個人的意志力轉移。是不是這樣？你仔細想想。無常大鬼什麼時候來，事先通知你嗎？沒通知你。閻王爺給沒給你打電話，說什麼時候我去接你？沒有。所以說這個死是無常的。這個無常的死亡，是你的意志轉移不了的事實。我有一個老大哥，他生前就一個要求：素雲，我希望我往生的時候妳來送我。我說：大哥，隨緣，別攀緣。我說該我送的，你不找我我也去送，不該我送的，你找我我也去不了。就這樣，話真讓他說中了，他往生的時候，送往生的就我老哥一個，就是這樣。我去了以後，他老伴告訴我：素雲，妳大哥說他的腳下站著兩個人，一個黑的，一個白的，拿著大鐵鍊子，那是咋回事？我說大嫂，那就是兩個無常大鬼，一個叫黑無常，一個叫白無常。我大嫂問我，他們倆來幹啥？我說我大哥如果是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，佛菩薩來接是用蓮花接走的，這兩個無常大鬼就撤了。如果是大哥念佛念得不到位，兩個無常大鬼拿著大鐵鍊子，把我大哥鏈上以後就拽走了。我大嫂說，哎呀，太可怕了。事實證明，我這個學佛多年的老大哥，讀了四千多部《無量壽經》的老大哥，真的是被兩個無常大鬼給拉走的，他沒有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連人道、天道都很難，你說多慘，我們學佛人學到這個分上。所以說死是無常的，你的意志轉移不了，你

別打什麼妄念。

第三個，人到臨終不想死。你身邊的人你想想，個個都是這樣。平時那個表態，那個口號喊得呱呱的，到最後臨終的那一刻，不說百分之百怕死，真是這樣的。我就沒見著過一個、二個、三個，說臨到臨終之前不怕死。這個，如果臨終怕死這一關你過不了，你上哪去？如果你這個人一生你做人做得很成功，你三皈五戒守得很好，你可以到人道，到天道，但是你去不了極樂世界。如果你這個人你都沒做好，你上哪去？肯定是三惡道。這個你都不用尋思，就是這樣的。

我回想我的四位老人的去世，爸爸、媽媽，公公、婆婆，我的四位老人去世時都很安詳，沒有說痛苦得折騰來折騰去，因為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佛教，我沒學佛，幾個老人都是一九八幾年去世的。但是現在回過頭來看，四位老人去世的狀態，應該是很好的，說明四位老人很純樸、很善良，所以他們走得應該是不錯的。那現在我知道，爸爸、媽媽是在西方極樂世界，這個是確定無疑的。公公、婆婆現在還不盡人意，我一直在努力。我現在在人世間，我不能把公公婆婆救到極樂世界去，我往生成佛以後，這個事情我一定要做，因為我要報老人對我的深恩，因為公公、婆婆對我太好了，他們把我當成親生兒女，我把老人當作親生的父母，二十多年在一起生活。你們想這個感情該有多深的，我不救他們誰救他們？但是我也曾經說過，四位老人的去世我都有遺憾，但是值得欣慰的是，我覺得我盡心盡力的去做了。

這是我告訴大家，我見到的臨終不怕死的，沒有恐懼的，就現在我能數的出來的就兩個。一個是我姐劉素青。那真是大菩薩，不是假菩薩。臨終前的五天倒計時，統統跟大家是談笑風生，隨機說法。我是服了，反正我比我姐是差遠了。所以說，我姐真是臨終這

個法表得太殊勝了。就憑這一點，我們大家能不能相信？那最後臨走，我姐為什麼表了兩個法？一個自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法，一個四大分離痛苦的往生之法。按道理她表一個就完了，活著往生法多瀟灑，多自在，頭一側，臉一笑，給大家留下了這麼燦爛的微笑，就完了唄，你說這個法就到這結束。但是我姐告訴我，我問了，我說姐妳為什麼要表第二個法？我姐說，一定要讓眾生有個對比，就是看看，自在往生西方極樂是個什麼樣子，沒有痛苦，瞬間坐著蓮花就走了，佛一來，我站上蓮花，我回極樂世界老家了，讓眾生看到這個，什麼叫活著往生。我姐做到了，表演出來了。第二個我姐說，四大分離法是痛苦的死亡之法，我也要表演出來給大家看。讓大家選一選，你是選自在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之法，你還是選擇四大分離痛苦死亡之法，這讓大家都看了。所以我說大菩薩大慈悲，慈悲到極處，就表現在這。要攔我，我可不這麼做，我要是能表演一個我就表演一個，第二個我可不表演，怪痛苦的。大菩薩真做到了，她一心一意想的是眾生。所以說人到臨終不想死，你必死。你看到臨終了沒有想到死，我姐姐就從來沒說我死如何如何，一天就是笑呵呵的，你們看著她光碟上那個照片，我說那是我姐標準的笑容，從來沒有愁眉苦臉過。她的身體不適，行動不便，從床的這頭坐著，她要移到床的那一頭，去搆那個便盆，你們知道她得用多長時間嗎？一開始一個小時。你們想想那一個床有多遠？我姐從床這頭移、移，移到床那頭去搆那個便盆，得一個小時能移到。到她臨終之前得移三個小時。你想一個真正的大菩薩，給我們表演的是，自己有病無痛，她從來不把她痛苦的一面展現給大家，她展現給大家的，永遠是她那燦爛的笑容。這是一個例子。

再一個例子，就是刁居士的丈夫齊樹傑。我和老齊，我說過幾次了，我倆就七天的緣。陰曆七月十二我第一次見他，他跟我說：

大姐，送我一程。我當時就給回了，我說我不會送往生。小刁送到我樓下說：大姐，看來老齊就得妳送了。我說咱們哈爾濱好幾個送往生的，妳去找他們來送，我來參加，我念阿彌陀佛。小刁說：好像不行，別人來了，要麼他不睜眼睛，要麼一問他，他說鬧人，沒相中，那可能今天妳一來，他就說，大姐妳送我一程，看來就相中妳了。我說相中我我不會。就是這樣。但是老齊真的是我把他送走的，七天，你看十二見的第一面，十八他往生的。我為什麼說老齊不怕死？他這個人真是，做人大公無私，他往生也大公無私。那麼多居士來助念，我守在他的身邊，他手裡握著一個手機，他一會這麼拿起來，這麼看看，一會拿起來這麼看看，我不知道那手機是帶時間的，我不知道他在幹啥。我就問小刁，我說小刁，老齊老拿那個手機這麼看，因為他這麼看，肯定他不是看內容，是不是？我說他老舉起來看，看啥？小刁告訴我，大姐，他看時間。我說他為什麼要看時間？小刁說，他不想麻煩佛友，念時間長了，怕大家累得慌，他想早點往生。你看看是不是大菩薩？都要臨終了，他想的不是我自己多活一天，我多活一個小時，而是想的，不想讓佛友們挨累時間長，你說菩薩和凡夫就是不一樣吧？所以老齊真是第七天，陰曆十八準時往生的。他往生的時間我知道，他知道，但是我倆沒有交流。我想告訴小刁，小刁不讓，她不聽，她說她定力不夠，怕她惦念著，說大姐妳一個人知道就行了。我這個時間我也沒告訴老齊。是老齊在陰曆十七那天，偷偷的跟我說：大姐，我明天走。那我就愣了，這話從他嘴裡說出來的，因為他所說的明天就是我知道那個陰曆十八。老齊就是這樣走的。所以你說，這個菩薩都給我們表法表在前面了，我們還過不了這個所謂的死亡關，我們這些年的佛不是白學了嗎？白念了嗎？最後我們學佛的目的，終極目標不是要了生死出輪迴嗎？你這麼怕死，你了不了生死，你也出不了輪迴

，你幾十年的工夫白費了，等於零。是不是這樣？

前面說的都比較具體。下面可能有同修說，老師，既然是這個死誰也逃脫不掉，誰也左右不了，那能不能找一個好死的死法？有。怎麼好死？像我姐那麼死。你說人家別人也說，你往生也好，你怎麼也好，你不就是死了嗎？但是我們學佛人心裡知道，那死還和死不一樣，我們念佛人沒有死，是活著走的。我姐我是坐在跟前，看得一清二楚的。死是什麼樣我也看見過，我姐這個活著往生什麼樣，我也看見過。為什麼這麼多年我沒被人家罵倒？就是我看到事實了，我尊重的是事實。是不是這樣？那你說有好的死法，好好念佛，到時候佛菩薩，阿彌陀佛手裡托著那個蓮花，就是你念佛念出來的那朵蓮花。那個蓮花上有你的名字，不會接錯的。你坐著蓮花，瞬間你就去極樂世界了，花開就見佛了。你說什麼好死？就這個死是最好的。我們也用死這個字，但是實際是他沒有死。

有這麼幾個層次，如果這個你暫時還做不到，我再跟你說，假如說你修行比較到位了，你念佛念得也不錯，你三資糧也具足得差不多了，牽掛也都放下了，你就是剛才我說的這種走法，你就這麼回家的。所以你說你是不是就不涉及到這個死了？這個死就遠離你了，你是活著走的。如果你還有一點點牽掛，走不了。前幾天，我姑娘送一個老菩薩往生，她是第一次接觸這個事，她不懂。後來有一個同修去幫忙，一看我姑娘不懂，這個同修就留下了。這個同修就給我打電話，說：劉姨，這個老菩薩都走幾個來回了，她咋還不走？眼看著她走了又回來了，眼看著走了又回來了。我當時電話裡告訴他，我說她沒放下，親情沒放下，你趕快給她開示，讓她放下親情。這個同修說劉姨，妳用手機跟她說，我說你打免提，我跟她說。後來他打免提，我就用手機跟老菩薩，也就算開示吧，我讓她放下親情，我說佛已經來接妳了，如果妳再放不下親情，猶豫，妳

這個機會就錯過了。聽明白了，放下手機，我聽說時間不長老人家就走了，而且走得非常好。孩子們也非常開心，沒想到媽媽會走得這麼好。我說老人家一生念佛，根基比較厚，最後遇到這個緣，給她去助念的佛友，雖然像我姑娘她們不懂，但是她誠心，她沒有這個波那個波的干擾，應該是老菩薩最後最後的，遇到了比較殊勝的緣，所以老人家走得很好。所以你這個，是不是咱們也用死這個字吧？老人家死了，但是人家去好地方了。既然你死是不能超越的，那為什麼你不想一想，你用什麼方法來離開這個人間，完全有方法，就看你做不做。

我記得我公公，四個老人當中，我公公，我不知道他是怕死還是不想死。因為我四個老人裡，我公公是第一個去世的，他是一九八四年十月份，因為那個時候我剛調省政府，不幾個月，也就二、三個月，我公公去世。當時我在他床前的時候，我聽到我公公說的最後一句話，因為他嚥氣我沒在跟前，就是我在他床邊，我聽到老人家說的最後一句話是，長出了一口氣：唉，我要完蛋了。我現在知道，他這句話的意思，就是老人家不想走，他不想走，所以他才長吁一口氣，說出了這麼一句話。他不想走，捨不得誰？有老伴，我覺得他更捨不得的是我和他兒子，也捨不得他的孫女和孫子，老人家牽掛的是這個親情，他不想走。但是那時候我沒學佛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開示他，況且他嚥氣的時候我不在跟前。所以老爺子走了以後，我後來學佛、讀經明白了一點點，我知道老人家走得不盡人意，所以我才想，在我活著的時候，我一定努力去救他們。如果我活著的時候，我沒有把他們救到最好的地方去，我走了以後，我一定是成佛，我成佛以後，一定把我的親人都救到極樂世界去。不但是我的四位親人，虛空法界一切眾生都是我的親人，我要盡我的全力，度化更多更多的眾生去西方極樂世界。

說到往生，咱們看到死人的時候愈來愈多，可能我們左鄰右舍、親朋好友、同學同事，包括我們自己的家親眷屬，看到這些，司空見慣了。我覺得譬如說，我們送人到那個殯儀館，在告別大廳，我不知道你們在和亡者告別的時候，你們心裡在想什麼。家親眷屬可能就是嚎啕大哭，捨不得親人的離去。但是這種哭，我想有真的、有假的。有時候我就想，活著不孝，死了亂叫，做給活人看的，為了自己的面子，有啥用？這是我的心理反應。再一個，當我看到那個亡者躺在那個玻璃櫃裡，棺材裡，我就用這個來警醒我自己，我就這樣想，今天躺在那裡的是他，可能明天躺到那裡的就是我。用這樣的警鐘來警醒自己，你別想他躺在那裡，那是他的事，和我沒關係，你想沒想早晚都會輪到你的，你為什麼不早點覺悟，早點好好的念阿彌陀佛？你這麼死也是死，那麼死也是死，去的地方不一樣，方式方法，死的方式方法不一樣，你為什麼不選那個好的方式方法？找一個最好的歸宿？如果你能用什麼方法，能逃過這個死字，我剛才說了，我真的給你點讚，但是誰都做不到。這是我要告訴大家的。

我說的大部分是我的親身經歷，我不是在編瞎話，因為每個人最後都要輪到，都要經歷。你這個問題解決不了，你的歸宿就不行。所以我們學了這麼長時間的佛，幾十年，最後那一哆嗦，我們就哆嗦到三惡道去了，我覺得太可惜了。你想想我們是修行人，尤其是我們念阿彌陀佛的，我們念阿彌陀佛的有依靠，依靠誰？依靠阿彌陀佛。所以我說，阿彌陀佛是我們的親人，是我們唯一可以依靠的親人，是我們可以依靠的能救度我們脫離苦海的親人。我們有依有靠，就像那個一葉小舟在大海裡漂，我們有靠岸的那個碼頭。而那個不是修行人，他沒有念佛，他沒有這個待遇，他那個小舟就任其漂流，那就不知道漂到哪裡去了。所以我說，我們真是很幸運、

很幸運。

這是我第一個題目，跟大家就比較詳細的剖析了這個死。這個死你逾越不了，你也掌控不了，問題是你怎麼樣來對待這個死，你最後怎麼樣走，這是最最重要的。有同修可能說，老師妳有沒有什麼絕招，就別讓我們死。我告訴你們，這個絕招我沒有，我說沒有。我要說有，就像我姐那樣念阿彌陀佛，念成功了，坐著蓮花走了，她就不死。那就是這個，你能不能做到，你自己掂量掂量。這是我今天講的第一個題。第一個題是關於對死的認識，這是我的認識，我告訴大家，供你們參考。

第二個題目，痛念死無常，回歸涅槃岸。我們先來說說痛念死無常，這裡面有幾層意思。一個是無常，剛才前面我講，大家基本理解了。死無常，就說這個死是無常的。痛念死無常，重點在痛念裡，不但要念死無常，而且要痛念死無常。就像印光大師一樣，把那死字貼在佛堂裡，告訴我們，貼在我們的額頭上，天天都面對這個字。你不是害怕嗎？你天天面對，你就不害怕了。不信你試試。愈怕愈不行。為什麼要痛念死無常？為了時刻提起警覺。你別想我還有明天，我還有明年，我還有若干年，等等等等，那都是妄念。你真的有多長時間留在這個人世間，你自己要不好好學佛，你做不了主。如果你好好學佛，這個主是由你自己做的，你就會預知時至，自在往生的。你就是好好念佛，自在往生，預知時至；不好好念佛，六道輪迴。兩條道，就在那個岔道上，你往哪面拐？你拐這面，對了，你回歸自性；拐那面，錯了，六道輪迴去了。六道輪迴多長時間？按師父老人家講的，五千劫。五千劫是多麼遙遠？反正我數學學得不好，我也不會算，但是我覺得太漫長太漫長了，遙遙無期。就憑這一點，今生今世一定要了生死，不能等來生。

有的法師對這個生死，為什麼要痛念死無常，我跟大家舉一個

例子，就是般若寺的成剛法師，他有一本書，他在這本書裡，這本書的題目就叫《痛念死無常》。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結緣一本，這本書你們看看，因為這本書，師父用的基本都是文言文，所以反覆多讀幾遍就讀懂了。成剛法師在這本書裡，就是告訴你為什麼要痛念死無常，你痛念死無常，你會得到幾種什麼樣的利益，這是我用白話給它說出來的。然後我下面就告訴大家，這六條利益都是什麼。

第一、利大利益。我剛開始看的時候也不太看懂，我反覆看了好幾遍。這個利大，哪個利？是利益那個利，大就是大小的大。利大利益，這是第一個利益。那就說明你得大利益了，所以叫利大利益。

第二個利益是什麼？叫力大利益。有同修說，老師妳說重複了，第一個是利大利益，這個怎麼還是利大利益？這個力是力量的力，前面那個是利益的利。這個告訴我們什麼？就是說你痛念死無常，你那個力就大得沒有法比，就是你能控制你自己這個生死，就是你有力量了，你本身有能力了。這是第二個利益。第三個利益是叫最初重要利益。這個最初是什麼意思？就是開始，就是你從一開始你就獲益了，你就得利益了，所以叫最初重要利益。你一開頭念這個痛念死無常，你就獲利了，不是說你念念念到最後你才得到利益，不是這樣的。這是第三個。第四個，中間重要利益。開頭獲利了，這個是中間重要利益。因為你整個生命，你是要有個歷程的，你念這個死無常，他不是每天都在念嗎？開頭獲利了，那說整個，你在痛念死無常的全過程當中，你都在獲利，中間你也獲利。這是第四個利益。第五、最後重要利益。这回能聽明白了吧？開頭獲利，中間獲利，最後還獲利。就是告訴你，從始至終不忘念死亡的過患，你利益大了，你得的利益大了。你自己有些時候可能都不覺得，冥冥中你就獲利了。這是第五個利益。第六個，臨終歡喜而死利益。這點重不重要？到你臨終的時候，你面對死亡，你的心態是什麼？

歡喜。我覺得這是六個利益裡，大家最看重的一個吧？我再說一遍，第六個利益是，臨終歡喜而死的利益。你說從始至終你在獲利，到最後最後了，臨終了，你獲大利了。

所以說我姐臨走之前跟大家說，我一輩子被人家欺負，受委屈，受氣包，等等等等，最後我回家了，我回歸自性了，我佔大便宜了。你看那個光碟，很多同修非常喜歡老菩薩這句話，說我佔大便宜了，哈哈哈哈哈。你就看到這我就想，平時我們受點小委屈，還覺得這麼的那麼的，我們能不能也佔最後那個大便宜。這些小來小去的，就把你絆的一個跟頭接一個跟頭，你能上西方極樂世界嗎？鋪上紅地毯你也不會走到，是不是？因為你的障礙太多了。這障礙哪來的？自尋煩惱帶來的。所以我們看了成剛法師告訴我們大家，為什麼要痛念死無常，這六個利益哪個你不想要？你要想要這六個利益，你就抓緊時間，老老實實的痛念死無常。

下面我想說另外一個話題，就是末法眾生苦，向道有幾人。我走上學佛之路，統統都算上，到現在大約是二十年時間了。這二十年裡我走了十年彎路，後十年找到了正確的學佛之路。前十年用一句話概括，沒入道；後十年用一句話概括，上了正道。前面是沒入道，荒廢了，後面是上了正道，我受益了。可能就是這個緣，不讓妳折騰折騰，妳也不認識哪個真哪個假，所以這二十年我覺得沒白折騰，把我折騰明白了，最起碼把我折騰進佛門了。是不是這樣？我慶幸的是，儘管我繞來繞去，繞來繞去，繞了不少彎路，但是真的可喜可賀的是，我終於繞到正道上來了。

我接觸到各個宗教的信仰者，因為我可以這樣說，我比較大度，我不排斥任何宗教，我也不排斥任何法門，其中以信佛者，我認識的接觸的居多。給我總的感覺，我得說實話，我覺得我所接觸到的信眾，信佛者，至信者少，迷信者多。糊糊塗塗的也信佛了，究

竟什麼是佛，為什麼要信佛，可能有的老菩薩們修了幾十年，就這個問題也沒弄明白，隨幫唱影，湊熱鬧的。這個不管你修多少年，你都把這個時間浪費掉了。因為迷信的多，至信的少，畢竟是什麼樣的結果？向道的少，失道的多，就是他沒有在道上，他遠離了這個正道。是不是這樣？如果是一個至信的信佛者，他走的一定是正道，他一定是正知正見，他入的是佛知見，必定是這樣。如果是迷信，他走的很多時候是歪門邪道，因為他把那個認為就是正道了。是不是這樣？

譬如說各個宗教的教理教義，為什麼師父一再提倡，一定要把宗教回歸到教育？這個太重要太重要了，我說這是老人家對宗教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，能把宗教回歸到教育。因為什麼？每個宗教都有教理教義，但是信眾們根本不知道他所信的宗教的教理教義是什麼，你說這是不是迷信？像我們信佛，是不是就磕頭、燒香、拜佛、念經、念佛，是不是這些就是信佛？這只是形式。形式重不重要？形式也要有，但是信佛最最重要的是實質。實質是什麼？你這顆心清沒清淨？三個檔次：清淨、平等、覺，《無量壽經》說的是不是就這五個字？你的心清淨了，你的心升檔次了，平等了，最後一個檔次，你覺悟了，大徹大悟了，你不就成就了嗎？如果說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法是什麼？用這五個字也可以概括，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說的法，就是清淨平等覺，這是《無量壽經》的精華、核心。你說咱們推來推去，你不覺得大道至簡嗎？真是簡到可能你都不相信的程度了，最後就簡到這四個字，阿彌陀佛。你說簡不簡單？那麼難嗎？不難成佛。我昨天說了一句，我說成佛要比得人身容易。這個話不是我隨便說出來的。咱們師父講經的過程當中，也說過這樣的話，大家去看一看。

因為這個宗教的教理教義，它的信眾不清楚不明白，糊裡糊塗

的信。我這有一個例子，我的一個親屬，我管她叫嫂子，她的年齡比我小，但是她是我嫂子。我去了，可高興了，告訴我：素雲，我信教了。我說：嫂子，妳信什麼教？我信基督教。我說：嫂子信教好，最起碼是勸人向善的，妳好好信，我說有一本《聖經》妳好好讀。我嫂子說：不用讀經，素雲。我說那怎麼個信法？她說那麼多人信我就信了唄。我說妳信教有什麼好處？她說：素雲，有好處。我說：什麼好處？她說，我家的糧食愈吃愈多，譬如一袋大米，你今天吃，明天吃，後天吃，你吃完了它就漲上來，吃完就漲上來，永遠是滿袋的。我聽了我目瞪口呆，我大吃一驚，我說嫂子，妳這個教太好了，不用種糧食了，也不用打糧食了，一袋糧無窮無盡的吃下去。我說我們信佛達不到，我們信佛這糧食不漲數。我嫂子說，那素雲妳也信基督唄？我說我既然已經入佛門了，我就不改了。我舉這個例子是說什麼？這不就是迷信嗎？你說你信某一個宗教，就能解決你吃糧的問題？她就這麼接受的，她認為這個就是基督教，她不知道這教理教義是什麼。

我再舉一個人家明瞭教理教義的，我高中的語文老師，今年八十多歲了，他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，每天五節功課，一天不帶落的。那真是人家把伊斯蘭教的教理教義，給你說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你看我老師是信仰伊斯蘭教的，我是信仰佛教的，我們兩個只要一見面，就有說不完的話，嘮不完的嗑，我願意聽我老師說的，我老師也願意聽我說的。奇怪的是，有一本《古蘭經》，是從香港請回去的，新的版本，我跟老師說：老師，我有一本《古蘭經》，我看了，我覺得挺好的，我不知道我該不該給您老人家，因為前面後面都有咱們師父的字，有話。我說：老師，因為咱倆信仰的宗教不一樣，如果我把這本書給您，我對您是不是有點不禮敬？我老師說：素雲，妳快點給我拿來我看看。我就把這本《古蘭經》給我老

師送去了。我老師坐在那，前面看看，後面看看，看的就是咱們師父寫的那些話。我老師對咱們師父是高度讚歎，說素雲，妳太了不起了，妳怎麼認識這麼一個老師？他太高了！他說就是我們信仰伊斯蘭教的教徒，包括那些高層次的，都說不出來妳老師說的這些話。像寶一樣的，把這書包起來，放起來了。一再說，謝謝素雲，妳給我帶來最好的禮物。真是這樣的。你說宗教是不是一家？在我老師我倆這個充分的體現到了，我們沒有隔閡，沒有排斥。每當我和老師通電話的時候，我們老師都哈哈大笑，那個開心勁，說素雲，有時間多過來，多坐一起嘮嘮。老師開心，我也開心。

所以說宗教的教理教義，必須得通過教育讓他的信眾們明瞭。信眾們明瞭了教理教義，他才能把這個宗教修好。是不是這樣？所以我說，咱們師父真是太高明了。

佛佛道同，我跟我老師說，我說老師，我聽我師父說，你們的這個《古蘭經》是穆罕默德說出來的。我老師說，是。我說我的老師說，穆罕默德不識一個字，他是用嘴把這部《古蘭經》說出來的，有人給他記錄下來的。我老師說，是。你想想一部《古蘭經》那麼厚，穆罕默德用嘴把它說出來的，你說他是不是佛菩薩，他是不是觀世音再來？你這樣一說，宗教是一家，師父倡導的另一個重要的理念，多好接受，世界宗教是一家。我這是僅舉這麼一、二個例子，所有的宗教都是一家。現在看來，在師父的倡導下，世界宗教是一家，是離我們愈來愈近了。

現在，下面我想說說，近幾年，民間冒出了名目繁多的教派，而且都在公開的講法。我給這樣的教派暫時起了個名，因為我沒接觸過，所以他們問我，老師，這個對不對？那個對不對？因為我沒接觸過，我自己不是對人家不尊重，我給這些個暫時起了個名字，叫山寨版教派，這是我起的。如果錯了，大家可以批評。為什麼？

就是有一個同修說，老師，這麼多出來說法的，我聽哪個？很多同修問我這個。實際問我這個問題的同修，我就想，那你到現在還不知道聽哪個，你怎麼修的？但是這話我不能說，打擊同修的積極性。但是你們記不記得，師父講經的過程當中多次說，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。我不是說人家出來說法的都是邪師，但是你一定要警惕。這句話也不是咱們師父說出來的，是釋迦牟尼佛，我們的世尊說出來的，他三千年前告誡我們，末法時期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。那我們現在對比對比現實，是不是這樣的？是這樣的。

我告訴大家一個鑑別的標準，你不用問我你該不該聽，我這樣告訴你鑑別的標準：一種是到佛經裡去找標準，去對答案。譬如說我們讀《無量壽經》，這個老師出來講的，你到《無量壽經》去對，如果對上號了，你就聽就對。如果他和《無量壽經》說的背道而馳，你就不要聽。這是一個鑑別標準。第二個標準，他斂不斂財。不管哪個法師，法師也好，居士也好，他出來講經說法，貪，他一貪，你都不用去鑑別他講得對不對了，你一發現他貪心，趕快遠離。這是我一貫的做法。凡是貪心的法師和居士，他講不出來正兒八經的佛的經典，因為他的念頭不在經教上，他在錢上。是不是這樣？

我舉一個例子，我有一個同修，他有個孩子要出國上學，非常困難，沒有錢供，怎麼辦？就把房子賣了，就用賣房子這個錢，準備供他這個兒子出國上學。恰恰在這個時候，就從外地來了一位法師，這位法師說，他所住的寺院需要錢，跟這個同修說：你能不能先把這個錢借給我，我先用著，等寺院倒過手來，把這錢倒出來我就還你。這個同修他不想借，因為他面臨的就是孩子上學，需要這個錢，但是師父說了，師父身邊護法的居士也幫著說，那就借用幾天唄。沒辦法，這個居士就把錢借給這個師父了。結果這個師父一

走了之，再也沒有音訊了，這怎麼辦？你說孩子就要出國，就需要這個錢，再也沒有別的房子可賣了，把這個居士急的，那簡直恨不得都要上吊自殺，就把人都逼到這個分上。就這個事到現在都沒有解決，可能都將近最少不低於八年，就八年了，這被借去的錢就無蹤無影了，沒人再提了。有一次憋得實在沒辦法了，咱們這位居士就跟護法居士說了兩句，說能不能幫我問問師父，哪怕少給我一部分，讓我過了這一關。那居士給這位居士一頓臭損，意思是說，你給師父就是給師父了，還帶往回要的？咱們這位居士說，當初是說的借，不是說的給。完了人家居士說，給了就是給了，借去了也就是給了，不帶往回要的。所以我就想，如果是這樣的，還是遠離的好。我琢磨這個例子我說不說，真是這樣，要不有的你帶著一種迷信的色彩去跟人，肯定要跟錯的。所以我就告訴你，你就用這個標準來鑑別，不管他是誰，只要他貪，他搜錢，你就趕快遠離。這是我經歷的真人真事。

現在我覺得在家的居士也化緣。法師也有化緣的，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。反正一般遇到這種情況，我就摳門，我遇到這樣化緣的，一般我是不出手的，一個是我手裡也沒多少錢，再就是如果我手裡有，我也不往外拿，我得掂量掂量，他是真的還是假的，他用這個錢幹什麼，我不助紂為虐，我不給他當幫凶。有的居士真是到處化緣，而且化緣的數額也不小。我就想如果他發了什麼願，譬如說建道場，建老人院，他把他化來緣的這個錢真用在這個上面，可以。如果他揣到自己腰包，據為己有了，那個業造大了，十方供養是不可以這麼用的。你別覺得你現在花這個錢挺方便的，吃喝玩樂，遊山玩水，你挺樂呵的，後面那個罪你怎麼受？你掂量掂量。我說如果這些人再繼續這麼貪、這麼搜，可真是沒救了。

我還想跟大家說，捨棄今生，不求來世。這個題，這個話一說

你們就明白了。有的同修說，今生修不成，來生再修唄。你有沒有來生？你來生在哪個道？我跟大家實事求是的說，也是咱們師父多次說的，來生你在三善道的希望微乎其微，在三惡道的那個緣，那是大大的，地獄都空出來了，就等這一撥該上那的，那就去了。所以你掂量掂量，你怎麼來選擇自己的路。

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，有這麼一個情節，老法師第三回宣講《大經科註》，是二〇一四年三月八日講圓滿的。有同學可能說，劉老師妳怎麼聽那麼細？真是，因為它對我有震動，我就記住了，是二〇一四年的三月八日講圓滿的。第二天，也就是三月九日，老法師開始講第四回《大經科註》。不信你回去查查，日子我不會說錯的。為什麼我說震動了？按我的想法，師父三月八號講完了，最起碼應該休整七天、八天的吧？然後再講第四回，為什麼老人家一天都沒休息，第二天就開講了？這不在給我們做樣子嗎？時間寶貴，不可浪費一分一秒。這就是我震動的原因。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，我們的時間也是有限的，浪費一天就少一天，空過一分就少一分。你想一想，譬如說今天我想昨天，那昨天再回來我再重過一把，不可能了，你今天過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說一定要珍惜這分分秒秒，一定要在今生解決問題，不要求來生。

人我覺得，不知道什麼時候就開悟了，也可能是小悟，也可能是中悟，也可能是大悟，甚至是大徹大悟，不用著急。有人求開悟，求得三昧，昨天我好像講了，你求不來，愈求妄念愈多。怎麼辦？就靠四個字阿彌陀佛。四個字老老實實念下去，你會開悟的，你會得三昧的。這個不是求來的，是念佛念來的。

我寫這個材料的頭一天，我兒子來了。我兒子話特別少，十天半月你都聽不著他說一句話，就話少到這種分上。我心裡想，我這寶貝兒子真是學佛的一塊好料，不犯口業，什麼人不說。從來就從

他嘴裡聽不到他說任何一個人的不是，這個可是一大優點。兒子來了有一次我跟他聊，我說了兩小時，好像就一個什麼話題，我跟他說了兩小時。我兒子恭恭敬敬的坐那聽，兩小時我兒子一句話沒說。完了我就說了一句，我說，兒子，媽都說兩小時了，你咋一句話沒說？我兒子這回說了一句話，精簡，精練，這麼說的，我聽著呢。我兩小時就換我兒子這麼一句話，我聽著呢，你說我這兒子是不是一塊學佛的好料？不用閉關，人自己把嘴就閉上了。這回就我兒子來，我跟我兒子說一句，我說：兒子，現在什麼事最重要？就像考他似的，也是有意的，也是無意的，反正這麼聊吧，我說：兒子，你說現在什麼事最重要？我這兒子輕描淡寫的回答了我一句，啥事也沒有去西方重要。你說人回答到點子上沒有？人家也不怎麼讀經，也不怎麼念佛，這是我對人家的印象。有時候我督促督促，我說：兒子，是不是讀讀經念念佛？兒子說：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但是，人讀沒讀念沒念我也不知道。反正到現在為止，你們都愛看劉老師講的東西，我覺得我家姑娘、姑爺、兒子、兒媳婦，好像沒有看我的東西，甚至是沒有認真的看我東西。我從來沒動員過，說媽講的那東西你們都看看，我從來不說。要不有同修問我：劉老師，妳家孩子看嗎？聽不聽妳講的？我說，據我知道沒聽。那緣不成熟唄，緣不成熟就不聽唄，啥時候緣成熟了就聽唄。後來我開玩笑說，我說等他媽往生了，孩子們想，我媽生前都說些啥，我們還不知道，那時候他再聽也不晚。我真的跟他們是這麼說的。

今年春節前，我兒子、兒媳婦、孫女，三口人上北京過年，連著三年了，為什麼？我兒媳婦的爸爸媽媽在北京，在兒子家。因為我兒媳婦弟弟的岳父岳母是在哈爾濱，這不都是獨生子女嗎？好在我兒媳婦這面還有個弟弟，她是兩個孩子。那他親家母那面不就一個姑娘嗎？所以現在過年上誰家過？採取個換防的形式，怎麼換？

我兒子、兒媳婦、孫女去北京，陪我的兒媳婦的爸爸媽媽過年。然後我兒媳婦的弟弟、弟妹，帶著孩子到哈爾濱，陪她的爸爸媽媽過年。聽懂了吧？兩邊換防。那可能有同修問了，劉老師妳呢？我兒子、兒媳婦也說：媽，把我爸妳倆扔家咋辦？我說我倆不用陪，你們這個換防好好的換。因為我兒媳婦的媽媽和我老伴子一樣病，但是沒有我老伴子那麼嚴重，所以兒子回哈爾濱了，那姑娘姑爺頂上去，陪著老爸老媽過年，這不很正常嗎？就是這麼的，這連著已經輪了三年了。臨走之前，我就給我兒子打了個電話，因為他們是二十四號出發，一月二十四號離開哈爾濱到北京。我還是心裡有點惦念，我就給我兒子打電話囑咐兩句，我兒子慢聲慢氣的在電話裡跟我說，你聽聽我兒子人家這話：媽，妳不是學佛學得挺好的嗎？妳不是說要了無牽掛嗎？那妳這個囑咐算不算牽掛？一句話把我推回來了，我在電話裡哭不得笑不得，我跟我兒子說，這小兔崽子在這等我呢！所以你說生活是不充滿了快樂？真是這樣的，看到孩子們一天天成長，一天天離佛門愈來愈近，你說我能不感到欣慰嗎？原來他們是遠離的，反正好在就是妳信妳的佛，我們也不干擾妳，因為他們知道他媽脾氣強，他扳不動。現在孩子們，我覺得慢慢的慢慢的都跟上了。不管修學哪個法門，他學佛了，而且挺虔誠，這不就是一件好事嗎？這也是孩子們不小的變化。

所以我們一定要下定決心，我現在這個身是這個世界的最後身，不會再有第二個身來到這個世界了。如果還有第二個身再來到這個娑婆世界，一定是佛菩薩倒駕慈航，來這個世界救度苦難眾生的。我們每個人都要有這個信念，這個決心，我們今生的了生死出輪迴，一定能夠成功！我祝願同修們，個個去西方極樂世界作佛。

這節課就到這了，感恩大家，阿彌陀佛。

